顧毓琇・奇才和奇跡

言止善

人與事

顧毓琇這個名字，對時下的年輕人來說，可能比較陌生。一九九七年江澤民主席訪美時，特意到費城去看望這位老師，許多人才知道他。然而，這位既是科壇巨擘，又是文壇翹楚，且德藝雙馨的中國奇才，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在知識界內，其聲名遐邇皆知。

顧毓琇一九〇二年生於江蘇無錫。清華學校畢業後，於一九二三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機工程科就讀，一九二五年獲得學士學位；一九二六年，他發表的《四次方程通解法》一文受到學院的注意，同年獲電機碩士學位；一九二八年，獲得科學博士學位。顧毓琇是該校電機系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個中國人。

顧毓琇回國後曾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前身）、交通大學等校任教。

作爲詩人，顧毓琇一生創作詞曲歌賦七千餘首，出版詩歌詞曲集三十四部。有研究者指出，他是中國歷史上僅次於陸游的多產大詩人。他被海外學術界和出版物評爲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大詩人之一，一九七六年還被世界詩人大會加冕爲「桂冠詩人」。

作爲戲劇家，顧毓琇是中國現代話劇的發軔人之一，曾創辦上海戲劇學院的前身——上海戲劇專科學校。

作爲音樂家，顧毓琇曾擔任國立音樂學院（今中央音樂學院的前身）的首任院長、國立交響樂團團長。

顧毓琇之孫顧宜凡近日撰文（見元月二十一日《中華讀書報》）回顧，作爲新文化運動的健將，顧毓琇不到二十歲就寫出了新文化運動史上繼魯迅的《阿Q正傳》等之後的第四部中篇小說《芝蘭與茉莉》，茅盾還曾請顧毓琇和他的同學聞一多、梁實秋等編寫《短篇小說作法》，據巴金和錢鍾書說，他們年輕時都曾是顧毓琇的讀者。顧毓琇二十一歲時就發表了中國現代話劇史上最早的四幕話劇《孤鴻》，抗戰時期他的歷史劇和抗戰劇也曾風靡一時，還被改編成其他地方劇種公演，他擔任教授時的清華學生曹禺，此時繼續以學生身份與他交往，他曾以自己的影響力幫助曹禺的《蛻變》通過審查，從而可以與他的《岳飛》同期公演。顧毓琇是梁思成的同班同學，是梁啓超看重的弟子，他們經常在梁啓超家中聽梁「談古論今」，顧毓琇赴美留學前夕，梁啓超還抱病爲他書寫四首絕句以示厚望。顧毓琇與冰心同船赴美留學，是冰心的紅娘，而新郎則是顧毓琇的同鄉兼同班同學吳文藻，吳文藻又是費孝通的恩師。顧毓琇是中國第一個航空研究所的創始人，航空所成立後選拔了錢學森去美國留學，錢後來又到了顧毓琇的老朋友馮・卡門教授門下學習航空，而中國科學界「三錢」之一的錢偉長，也曾是顧毓琇在清華的「受業弟子」。顧毓琇與胡適在北平時就過從甚密，一個是清華的工學院院長，一個是北大的文學院院長，抗戰初始各自又同時被任命爲西南聯大的前身——長沙臨時大學的首任工學院院長和文學院院長，彼此的友誼延續了幾十年，直到胡適病逝。在抗戰聯合政府中，顧毓琇與周恩來同爲非國民黨籍的「副部長」級內閣成員，結下了眞誠的友誼，他同時也與周恩來領導之下的三廳廳長郭沫若、處長田漢、科長徐悲鴻建立了頻繁的工作聯繫。顧毓琇與張大千有莫逆之交，張大千不但經常在顧府作畫以贈，還曾親手書寫菜單，在家中款待顧毓琇。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是顧毓琇擔任中央政治大學校長時的學生，馬英九以「樵公太老師」稱顧，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則是顧毓琇的摯友，董建華屢次聽他父親「盛讚世伯學問品德」並「一直懷有敬仰之心」。顧毓琇的客廳裡曾同時掛着他的兩位學生親筆書贈的墨聯，一幅來自時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江澤民，一幅來自時任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台灣「副總統」的李元簇，顧毓琇說：大陸和台灣在我的客廳裡已經「統一」了。

顧毓琇二〇〇二逝世後，遵照顧毓琇的遺願，其公子顧慰慶代表顧氏家族將故居捐獻給了無錫市人民政府。鑒於顧毓琇在海內外的影響，無錫市政府決定修復保護顧毓琇故居，並將其列爲文物保護單位。二〇〇四年十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批示，同意將顧毓琇故居改建爲顧毓琇紀念館。顧毓琇紀念館由其學生江澤民題寫館名，該館是江蘇省自周恩來紀念館之後第二座被正式批准建立的名人紀念館。二〇一二年，由中央音樂學院主辦，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東南大學協辦，舉行了「顧毓琇教授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活動」。

掛着賣

霍無非

文化什錦

臨近春節，年貨走俏，肉類食品是不能少的，哪兒都購銷兩旺！我家不遠的菜市場出現了幾位新疆的維族兄弟，和早先來賣核桃葡萄乾、賣饢的同鄉匯合一起，賣起了羊肉。

羊肉並非本地山羊的，而是純新疆草原的綿羊肉，賣法也有所不同。他們在市場外搭起木架，從拴着的幾隻大綿羊中拽出一隻摁倒，綁緊四肢，任由綿羊咩兒咩兒慘叫，鋒利的刀子刺向羊的喉部，用盆接着羊血，綿羊抽搐着斷氣了，然後用刀尖麻利地剝去帶着厚毛的羊皮，開膛取出內臟，割下頭，拿砍刀把羊劈成幾片，用掛鈎鈎住羊腿，把整片羊掛在架上，吸引着衆多眼球……

「來，又肥又香的新疆羊肉啦！」帶着新疆語調的普通話吆喝着，不禁想起表演新疆小販賣臭豆腐小品的陳佩斯，很引人發笑。漸漸地，剛才宰羊時惶恐不安的人圍上來，打探着價格，「啊，五十五塊錢一斤，便宜點吧」，「現殺現賣的綿羊肉，一點不膻，香香的，夠便宜啦」。這幾位在外闖蕩的維族兄弟，見過世面，回答得非常老練。一旦有人要買，指哪兒割哪兒，下刀乾脆利落。

掛着賣的新疆羊肉，讓我想起舊時的過年場景，那是在河南，千家萬戶趕在年前置辦年貨。民以食爲天，肉類有牛羊肉，但居民主要買豬肉過年，平日吝嗇的購買力此時爆發。河南人過去賣肉是不分太細的，半片豬掛起來，看中哪一塊，用砍刀咔、咔幾下，連肉帶骨帶板油砍下來過秤，不像現在將五花肉、前腿肉、純瘦肉分得恁細，一樣一個價。買年肉，一大家子整隻豬後腿買，那兒瘦肉厚實，掛着砍下二三十斤重的豬後腿最爲方便。《水滸傳》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有這樣的描寫：「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豬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個刀手賣肉。」足以證明民風剽悍的掛着賣肉在中原、西北一帶古已有之。

十三歲那一年，曾在古都洛陽的市區見到有人賣豹子肉，整隻成年金錢豹被剝了皮，用鈎子鈎住後腿掛在樹杈上，雪白雪白的豹子肉，和掛在一旁的花斑豹皮，早已失去威風，看着嚇人。那時洛陽周邊山巒的野生動物多，還沒動物保護一說，打了豹子是爲民除害，一圈人圍觀，不見誰來干預。

掛着賣，有武猛的，也有斯文的。陝西戶縣過去出農民畫，農人在自家院房外牆作畫，四畜興旺，五穀豐登一類，很有名，還被拍成電影。一九八三年我到戶縣出差，碰巧遇到辦事單位附近的一個墟日，山裡的農民擺買自家農產品，茄子一毛錢可買五斤，幾乎白給，樸實的老農說自己心好。最搶眼的莫過於賣豬肉，大塊大塊掛在木架上，地上用臉盆裝着清水，沒人光顧的時候，攤主就用軟毛刷蘸了清水上下刷肉，把肉刷得白白淨淨的，乍一看，還以爲在肉上練畫呢，遺憾的是，至今我也沒釐清那是咋回事？

南方人也有掛着賣肉的，但都掛着一條條排骨、板油或五花肉，看着精巧，有肥有瘦的肉放在案上擺賣。買者也不像北方人大塊地買，而是一斤半斤地割，拎回家每塊肉都有不同的烹飪用途，買賣都夠精緻。毋寧說這是北人與南人不同的性情特徵，豪放對婉約，看來賣肉也是這樣。

古老的牛津圖書館

——伯德雷恩圖書館參觀記

王亞蘭

域外漫筆

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是世界上極負盛名的圖書館之一，它的創館期遠遠早於著名的大英圖書館。從一六〇四年被正式定名爲伯德雷恩圖書館至今，它承載了四百多年圖書發展及其演變的歷史，如今其館藏量超過八百五十萬冊，在牛津大學所屬的一百多座圖書館中處霸主之位，今日該圖書館一年的新書量達到十七萬冊，如錢鍾書當年所言，是一座名副其實的「飽蠹樓」。筆者近期慕名前往參觀，眼界大開。

伯德雷恩圖書館是牛津市中心的一大參觀亮點，它坐落在著名的卡特街和寬街交匯處，館北面是克拉倫登大樓和謝爾多尼亞劇院；館南面是著名的拉德克利夫大樓——世界最早的圓形圖書館之一，遊客可從東、南、北門進入古老而別具特色的老學院四合院，院東牆最蔚爲壯觀，柱式塔上呈現愛奧尼式等五種古典建築風格，而柱式塔的第四層爲國王詹姆斯雕像，表明了牛津大學與斯圖亞特王室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繫。圖書館的出入口是在四合院的西面，門前立着彭布羅克伯爵三世威廉・赫伯特的銅像，以紀念這位曾經的名譽校長對該圖書館所作的貢獻。

在導遊小姐艾米莉的引領下，參觀隊伍一行十五人徑直來到了二樓漢弗萊公爵圖書館進行參觀，當人們置身在這座有數百年歷史的圖書館時，興奮之情溢於言表，雙目不斷地顧盼館中的陳設，高大的書架分成長長的兩列排放，美麗的彩繪天花板上裝飾着牛津大學的徽章，牆角處擺着樣書陳列品，告訴來者最早期的書籍是用鐵鏈繫在書架或桌子上，供學者閱讀。艾米莉開始了創館史的講解：在一四四四年，國王亨利五世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漢弗萊向牛津大學捐贈近三百部書稿，包括部分重要的古典文件，爲妥善安置這些書籍，牛津大學決定在著名的神學院——最古老的用於講課和考試的教室之上，加建一層作爲圖書館，取名爲漢弗萊公爵圖書館，該館於一四八八年第一次向讀者開放。

但好景不常，到了一五五〇年，由於宗教改革運動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漢弗萊圖書館被迫關閉了近半個世紀，直至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作爲默頓學院的校友，偉大的知識推動家兼富有的外交官托馬斯・伯德利爵士，決定將破敗不堪的圖書館進行全面整修，他參照默頓學院圖書館的設計及其書架的合理應用，有效地將其引入到漢弗萊圖書館中，期望在有限的空間內容納更多的儲存，該圖書館於一六〇二年重新向讀者開放。爲表彰伯德利先生對修復圖書館的重大貢獻，在一六〇四年將漢弗萊圖書館重新命名爲伯德雷恩圖書館。面對着這些已有四百年歷史的書架，人們不斷發出陣陣讚嘆聲，這是前人留下一份極其珍貴的財富。

伯德利先生對圖書館的貢獻並未局限在重建工作上，在一六一〇年，他與壟斷出版業的倫敦文具公司簽約，使圖書館有權獲得該出版王國所出版的每一本書，從此成爲英國第一個全國性圖書館，今天依然是英倫三島中的六大法定存書庫之一。然而，隨着圖書量的不斷增加，在十七世紀初，於漢弗萊館的東面進行擴建，建成後所有的藝術書籍被移到新區內，因此人們習慣稱東翼爲藝術區。藝術區的書架很特別，其最高點直至橫樑處，書架的下半部是長長的三擱板放書，上半部是十二擱板放書，由於上層書架高近二米，故此在上下層之間設置木長廊，讓讀者站在長廊上找書，或者可借助人字梯找到書架最頂端的書籍。

伯德雷恩圖書館　王亞蘭

站在藝術區的東大窗前，老學院四合院的規模可見一斑，如果沒有講解員的介紹，誰曾想到院內的東、南、北三面竟與一百多年前的神學院和漢弗萊圖書館完美地連成一個整體呢？這是在一六一三年伯德利先生去世後，牛津大學爲實現他的遺願，決定將圖書館附近的舊學校用地全部劃入擴建工程中，並通過貸款、使用伯德利及民衆的捐款作爲建設資金，在圖書館的東、南、北三面興建三層建築，與原來的西面建築連成爲今日所見的四合院格局，設計者採用神學院的哥特式風格，運用在「三合院」的建造中，當人們置身在別致的四合院內，依然看到昔日授課的科目，當年興建的「三合院」，其南、北兩面的首層和第二層爲教授語言的課堂，第三層爲畫廊。由此可見，圖書館的館藏並非局限在書稿上，更有地圖、圖畫以及雕塑，甚至動物標本等。

如何在有限的空間收藏浩大的文獻及書籍，早已成爲伯德雷恩圖書館的一個永恆難題，當英國法學家塞爾登將八千本圖書捐贈給伯德雷恩館時，只能在漢弗萊館的西面進行擴建，在一六四〇年，新館落成並定名爲「塞爾登區」，專門存放法律書籍，自此之後，漢弗萊館的形狀如英文字母中的I，東、西翼夾着早期的圖書館。

今日圖書館的鎮館之寶包括古騰堡聖經、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以及最早的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等珍品，在該圖書館創辦之初，其書籍概不外借，即使國王查爾斯一世曾在一六四五年試圖從圖書館中借閱書籍亦遭到拒絕，所有書籍用鐵鏈或繫在書桌上、或在書架上。而到圖書館的讀者以一八三一年爲例，每日平均只有三、四人，館內的照明只能依靠大窗射入的日光，在秋冬季節，圖書館在下午三點閉館。

伯德雷恩圖書館的發展，與繁榮出版及高等教育事業同步前進，在該館南面建造的「拉德克利夫大樓」於一八六〇年由伯德雷恩館接管，作爲大學生的閱讀天地；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於寬街向北處興建的新伯德雷恩圖書館，其館藏量超過六百萬冊書籍，此外，新舊圖書館之間擁有龐大的地下書庫。若用書架的長度計算儲存，書庫中的書架長達約二百公里。進入二〇一〇年，新伯德雷恩館動用近八千萬英鎊的資金，計劃用四年時間進行新的擴建工程，竣工後的圖書館將被命名爲雲斯頓圖書館。古老的伯德雷恩圖書館，將以其輝煌的歲月載入牛津大學的史冊中。

見聞與議論

魯人

如是我見

天文學家告訴我們，平日我們所見的太陽並非我們所見時的太陽。因爲以我們的肉眼凡胎是望不見太陽眞身的，我們所見的是太陽的光。而以光速計算，當我們看到撒落大地的陽光時，它已經出發許久了。因此，我們所見永遠是太陽的過去時。

我們是多喜歡對所見所聞發表意見的，且常常是看一眼，聽一耳，便大發言論。即使驢唇對不上馬嘴，也自以爲切中時弊。如今網絡覆蓋全球，人們對着網絡大發議論更來得方便。只是不少時候，我們話音未落，新傳來的信息揭出的卻是與我們以爲的完全相反的謎底。

自以爲見即所見，聞即所聞。其實那見聞，時常只是一個片斷，不幸再摻雜先入爲主的偏見，那議論便與見聞相去甚遠了。

魏晉時，才華橫溢的官二代鍾會爲尋賢俊之士，前往拜訪嵇康。見時，嵇康正在大樹下打鐵，鍾會至，嵇康仍打鐵不止，旁若無人。二人始終沒有一句交流，鍾會看了會兒欲轉身而去。嵇康才開口問：「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嵇康和鍾會的一問一答，已充滿深意和歧意。鍾會本是聞名而來，卻不知除了所聞之名，嵇康還有着不畏權貴，不近權貴的孤傲性情。見了嵇康的孤傲，鍾會雖求賢急切，但仍讓一向頗因才與位而習慣於居高臨下的他心生忌恨。於是，他聞所聞而來，卻因見非之前的預見，竟在心生芥蒂之後又生了殺心。日後藉機在司馬昭面前一番議論，致嵇康身首異處。這鍾會的見聞，實在只建在自己的好惡上。

另外，即使見聞不假，可你是否便有議論的資格。《聖經》中有一個故事，一群人抓住一個女人，將她帶到耶穌面前，說：這個女人在行淫時被抓到。摩西在法律上命令我們，這樣的女人必須用石頭打死。你認爲怎樣？耶穌回答：你們當中誰沒有犯過罪，誰就先拿石頭打她。那群人聞此言，便一個一個灰溜溜地走掉了。我們大發議論的時候，常常將自己置身事外。先不說我們如果置身事中，是否會比當下被我們議論的人高明、高尚，也無須一日三省，只要我們願意偶爾地自省一下自己的言行，大約我們便先羞於啓齒了。

簡單愛情

南方寺

人生在線

我這個常年不看電視的人，那日卻看了一期非誠勿擾，用妻子的話說，也八卦了一把。

幾位單身美女的愛情邏輯，讓我深感困惑。小清新，小蘿莉，重口味，高帥富，草根男……誰會愛上誰，誰最適合誰，美女們口才極佳，講得頭頭是道，還列出了若干條「標準」，現場笑聲不斷。我聽得雲裡霧裡，不由感嘆：這些人都是愛情專家啊！

這些愛情專家怎麼都單下來了呢？妻子說，你不懂愛情。

想來慚愧，與妻子在一起十一年了，現在孩子都六歲了，我幾乎沒送過一件像樣的禮物給她，一次去三亞出差，撿了幾個貝殼帶給她，她激動了好長一段時間。此外還送過一次玫瑰，那是剛戀愛的時候，我做賊似的把她帶到沒有人的角落裡，從懷裡掏出包裹得很嚴實的一束玫瑰遞給她，她驚奇的眼神我至今難忘。戀愛那會，我們就是兩個傻子，頭腦簡單，不知不覺就走到了一起，在學習上互相鼓勵，歡樂和憂傷也是屬於兩個人的，一起暢享過理想和未來，卻從未想到過房子和汽車，也不會給對方設定什麼「標準」。畢業後我們先後來到同一個城市打工，通過幾年的日夜拚搏按揭買了房安了家，雙方的父母親朋好友也很樂意來我們家，因爲我們從不會區分「你爸我爸」「你媽我媽」「你的我的」……日子過得簡單，卻也愛意融融。

你看我屬於哪個類型呢？小清新還是重口味？妻子笑着說，你我都不適合那個。咱們看重的是家庭，她們討論的是愛情，更像是娛樂……

我想到幾年前看到的一篇關於王朔專訪。對於當初與舞蹈演員沈旭佳的離婚之舉，他言談中充滿悔意，甚至直言「人生這場戲，我算是演砸了」。當年王朔對沈旭佳感情很深，兩人婚後還一起寫了《浮出海面》，但在女兒六歲時，他們選擇了離婚，女兒隨着沈旭佳去了美國。在被問及若是重新選擇，會選擇家庭嗎？王朔略作思考後回答，「會選擇。」在反思自己當初的選擇後，他說「家庭就是年輕時去經營，到老了開始收利息……但我放棄了，我這輩子沒有家了，感覺人生這場戲我演砸了。」能承認人生這場戲演砸了，可想而知，不是一般的沉痛。當一切名利的光環開始褪去，日子便顯示出它樸實得不免單調的本質。「過把癮」之後，終於醒悟：家，才是愛情的眞實註解。

節目裡關於愛情的爭辯不斷在我腦海中閃現，我分明感覺到，那些關於愛情的條條框框，只能讓人離愛情越來越遠。

也許眞的不懂愛情，但我有理由相信，簡單去愛，多一些眞誠、責任和付出，愛情之樹才會枝繁葉茂。

不能爲君的趙佶

楊　廣

文史叢譚

歷史上不僅有一位詞學皇帝李煜，還有一位「書畫皇帝」，他就是宋徽宗趙佶。二〇一二年一月二日，在廣東中翰清花拍賣有限公司主辦的「清花歲月」跨年拍賣會上，備受關注的《千字文》拍出了一點四億元天價。這幅《千字文》的作者就是宋徽宗趙佶。雖然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單國霖說，宋徽宗瘦金體《千字文》只有一件，收藏於上海博物館，從未聽說過有兩件，深圳拍出的這件作品應當是贋品或臨摹品。但是，趙佶的書畫獨步天下，確是如假包換。

趙佶這個皇帝應該是「撿」來的，本來沒他什麼事，是他命好，他應該感謝他的哥哥宋哲宗趙煦和大寧郡王趙佖。按現在的話說，他的運氣好得不得了。哲宗二十三歲時就死了，還沒有子嗣。應該是趙佖繼承大統，但巧的是趙佖有眼病，沒有當皇帝的命。於是，輪也輪到他了。但是宰相章惇反對趙佶繼位，因爲「端王（趙佶）輕佻，不可君天下」，歷史也證明了章惇的判斷。然而，由於向太后支持趙佶繼位，所以，趙佶就當上了這個皇帝。但是，對來之不易的皇位，趙佶並不珍惜，依然故我，結果落了一個喪身喪國的下場。元代脫脫撰《宋史》的《徽宗紀》時，不由擲筆嘆曰：「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爲君耳！」

趙佶是不是「諸事皆能」，或許還需要考證，但是對國事漠不關心，在書畫方面才華橫溢，確是事實。據稱，趙佶曾跟書法大家黃庭堅學習，後又糅合蔡襄、褚遂良的風格而創立的「瘦金體」，可謂獨步天下，直到今天似乎也沒有人能夠超越。瘦金體書法，挺拔秀麗、飄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書法的人，看過後也會感覺極佳。現在流傳下來的瘦金體書法作品有《瘦金體千字文》、《欲借風霜二詩帖》、《夏日詩帖》、《歐陽詢張翰帖跋》等。迄今沒有人能夠達到他的高度，可稱爲古今第一人。

趙佶的繪畫成就更大，尤其擅長花鳥畫，其中《蠟梅山禽圖》、《杏花鸚鵡圖》、《芙蓉錦雞圖》等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人物畫《聽琴圖》、《文會圖》以及山水畫《雪江歸棹圖》也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有資料說，趙佶爲了學習，曾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臨摹宮內所藏的十七位名家的傳世佳作。趙佶將自己的作品編成《宣和睿覽冊》，每十五幅一冊，累有「千冊」。他的《夢遊化城圖》，「凡天地間所有物，色色俱備」，要幾個月才能畫成。歷史上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圖》，也和徽宗有關係。趙佶不僅是《清明上河圖》的第一位收藏者，畫上的「清明上河圖」五個字，也是趙佶用他那著名的「瘦金體」書法題寫的。

趙佶在書畫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得就有失，趙佶這個皇帝就當得乏善可陳。如果趙佶專心朝政，趙佶是不是就是一個好皇帝呢？我看是很難說，因爲章惇已經給他下了定論，如果他不是一塊當皇帝的料，就是白給他一個皇位坐，他也坐不好坐不穩。當然，對於趙佶沒有當好這個皇帝，向太后也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因爲向太后看人看走眼了，是用人不當。與書畫比起來，歷史更需要一個好皇帝，畢竟皇帝事關天下蒼生。我們應該反思的是，官員有愛好不是壞事，但前提是不能讓副業影響主業，你自毀前程是你自己的事，但是不能拿天下百姓當兒戲。